

3 世界文選集

幽谷百合等

施翠峰編譯



幽谷百合

羅密歐與朱麗葉

高原老屋

茶花女

安娜卡列尼娜

回憶

友情

田園交響樂

世界文學選集 3

施翠峰編譯

—— 幽谷百合等 ——



世界文學選集3

——幽谷百合等

主編者 東方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著者 施 翠

發行人 游 彌

發行所 東方出版社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二二一號
電話：二九九九四二二九九五
郵政劃撥帳戶第一二號

印刷者 清水商行印刷工廠

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六十七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二日初版
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六日版
定價：新臺幣

本社業經內政部核准登記，登記證字號為內版臺業字第三七四號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調換

寫在本選集第三冊之前

本冊編譯了法、英、美、舊俄、德、日等六個國家八位文豪的重要名著各一部。在此，先將每一位原著者的略歷與作品做一番簡單的介紹。

首先，「幽谷百合」的原作者巴爾扎克（1799—1850），出生在法國的杜魯市，十五歲時跟父母親搬到巴黎。十七歲時，進入大學攻讀法律三年，可是當他父親離職隱居於靠近巴黎的小鎮（維爾巴里基斯）時，他獨個留在巴黎，同時也改變初衷，開始從事文藝寫作。可是很快地過了兩年，其間並沒有任何可資證明他有文藝天才的表現，於是他於一八二一年底，失望地歸返到父母身邊。可是，就在父母所居住的這個小鎮，他遇見了一位給他的生涯以決定性影響的女性——貝爾尼夫人。這位花容玉貌的貴婦人，當時四十六歲。本來，她的母親是路易十六世的王妃的侍女，父親是宮廷的工作人員。

巴爾扎克遇見了這位夫人，便一見鍾情，熱烈地愛戀着她。夫人最初不為這年輕小子的熱情所動，可是不久巴爾扎克還是獲得了這位頗有教養的貴婦人的青睞。在那戀愛期間，她幾乎以自我犧牲的純愛來鼓勵他，指導他，幫助他。從他在一八二九年出版初女作「木菟黨」一直到「幽谷百合」等作，都是在這一段期間完成的。

十九世紀法國文壇上的不朽名著「幽谷百合」（一八三六年）係以那位貴婦人爲模特兒撰寫的，在此作中他對於她的絕口稱讚，無形當中給已經橫臥在臨終病牀上的她，以無限的欣慰。巴爾扎克的創作力特別旺盛，從三十歲到四十九歲之間的二十年，他寫了那部用九十篇小說組成的巨作「人間喜劇」。不過，每天執筆十幾小時的辛苦

生活，害了他積勞成疾，一八五〇年八月便與世長辭了。

其次，關於「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原作者——英國文豪莎士比亞的正確的出生年月日、籍貫、作品年代等，至今仍爲文藝界爭論的難解之謎。依照一般的說法，他可能是一五六四年出生，一六一六年逝世。「羅密歐與朱麗葉」係他三十一歲左右的時候的作品，也是他對自己的藝術開始有信心的時期的產物。撰寫四大悲劇的三十七歲至四十二歲的那一段期間，是他才高意廣的時代，作品上風格陰暗而接近現實，可是他寫「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時候，還頗有羅曼蒂克的意味。一對爲了愛情而不顧生命及其他一切的青年男女的容姿，經過莎翁的妙筆純化之後，美麗地永駐在每一個讀者的心目當中。這個名著所以能够具有不朽的價值也就在此。

當代美國文壇的奇才艾斯欽·凱德威（1903—）所喜歡描寫的，是窮白人、黑人及垂死的貴族們的世界。他的故鄉喬治亞州，是他的小說題材的泉淵，難怪他被稱爲「喬治亞的最卓越的代言人」。雖然凱德威喜歡寫窮人的故事，但他並不強調物質享受的貧乏，而描寫由貧乏造成的愚昧無知與道德頹廢。他的重要作品，除了這裡介紹的「高原老屋」（一九四六年）以外，還有「烟草路」（一九三二年）、「上帝的小田畝」（一九三三年）、「悲慘的大地」（一九四四年）等。

十九世紀法國寫實派文學的奇葩「茶花女」，是譯者學生時代愛不忍釋的小說之一，現在爲了要把它編入本冊之中，又從頭到底仔細地讀了兩遍，仍然很受感動，真是一部百讀不厭；歷久如新的名著。原作者小仲馬（1824—1895），係大仲馬（「基度山恩仇記」、「俠隱記」等作的著者）的兒子，一八五二年發表這一部頗帶有傷感意味的「茶花女」之後，即成爲當時法國文壇上的一顆慧星。

「安娜·卡列尼娜」是托爾斯泰的三大長篇小說之一（其餘爲「戰爭與和平」和「復活」），他完成了「戰爭與和平」的四年後（一八七三年）才開始撰寫的，那時他四十五歲，在三年後的一八七五年完成，同時開始在雜誌上發表，至一八七七年刊完。在此巨作中，這位大文豪除了淋漓盡致地描寫出「官能的愛」與「精神的愛」必然地會走上去的各不同的命運以外，還把當時露西亞的貴族社會的生態，暴露於讀者之前。

本冊從德國現代作家中選譯了威廉·邁雅·費爾斯達的傑作“Alt-Heidelberg”。原作者的名字，在我國讀者心目中一定很陌生，其實，他在歐洲文壇上是有其獨特的地位的。費爾斯達在一八六二年出生於哈諾華，在大學時代他一邊攻讀法律與美術史，一邊從事寫作。不過，他的最重要的作品，首推「回憶」（一九〇一年），可惜他在一九〇四年失明，以後就無法寫作，至一九三四年溘然長辭。作者在「回憶」中，巧妙地刻劃出青春的悲喜哀樂，是一齣很富於抒情味的名劇，不過，作者除了在此作中謳歌青春以外，還描寫了被剝削青春與自由，在宮廷中寂寞地渡着日子的帝王階級的悲哀。

凡是研究日本文學的讀者，幾乎都知道武者小路實篤的名字。他在一八八五年出生於東京，七歲入日本的貴族學校「學習院」，一九〇六年考進東京帝大文學部社會學科。第二年輟學，即和志賀直哉等人籌備創刊「白樺」雜誌。一九〇八年他的第一部小說「荒野」出版，頗獲文壇的好評。一九一〇年三月，「白樺」雜誌發刊，他開始在該刊撰寫夏目漱石作品的評文，頗獲夏目氏的稱讚。從此，他已成爲文壇新人，「白樺」不久也成爲當時文壇上的權威刊物，武者小路氏藉該刊從事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鼓吹，對當時日本的文壇貢獻甚大。

一九三六年，他曾至中國各地遊歷。著作有「武者小路實篤全集」（十三卷），其中「愛慾」、「人間萬歲」

、「老好人」、「友情」等作，尤爲著名。他的筆法單純而樸實，作品不施技巧，却甚能動人肺腑。譯者在此選擇的「友情」，便是最能代表他這種作風的傑作。

凡讀過本集第一冊的「窄門」的讀者，一定會對於紀德的作品中的馥郁芬芳與清新意境感到驚異，同時也會發覺到那種芬芳與意境，正是來自作品中的獨特風格：知性與藝術性的完全融洽。在此，再選擇他的另一名著「田園交響樂」，必可使讀者對他的文學的偉大之處，更進一步的領悟。紀德除了小說以外，對於詩、散文、評論、戲劇等，都有着多方面的成就，但他自始至終保持着「不偏不黨」的精神，爲現代人發言。一九四七年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也是由於他的作品精神代表了二十世紀的良知。

施翠峰

寫於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目錄

幽谷百合……………法國·巴爾扎克……………	一
羅密歐與朱麗葉……………英國·莎士比亞……………	一九
高原老屋……………美國·凱德威……………	三七
茶花女……………法國·小仲馬……………	六一
安娜·卡列尼娜……………舊俄·托爾斯泰……………	九三
回憶……………德國·費爾斯達……………	一一五
友情……………日本·武者小路實篤……………	一三一
田園交響樂……………法國·紀德……………	一六一

幽谷百合

法國·巴爾扎克著



自從在莫斯科敗退以來，法軍忽然轉盛爲衰，節節失利。一八一四年一月，聯合軍終於越過國境，拿破崙最後的努力也無濟於事，首都竟告危急了。

那時候，我在巴黎唸書，由於這個緊急的情勢受驚的雙親，趕到特烏來了。父親是因爲預感到波爾旁王室即將復興而來向已經在皇帝統治下就任外交官的哥哥查魯爾說明現況的；可是，我的母親却爲的是要來把我帶回故鄉去。

我雖已二十一歲了，然而外觀上却仍像個孩子，身體瘦弱，臉色蒼白。從小我就被當作一個多餘的人物看待，所以最初被送到鄉下去，由別人撫養了三年之後，好容易地被領回到父親那裡，可是嗣後仍然是被大家視爲眼中釘。哥哥和兩個姊姊經常欺負我，母親一點兒也未曾給我以愛情。可是，我却是天生具有強烈愛情，因此這沒有滿足的心情就向內發展，變成一個膽小而性情乖戾的人了。

比我年長五歲的查魯爾，從孩提時候，就是一個被雙親疼愛的漂亮孩子。他是全家的希望，所以家裡特地爲他請了一個家庭教師；而我在六歲的時候却被送到街上的學校去。而且，每天我的便當裡只放了一點粗菜，朋友們常以此取笑我，使我感到很難堪。

等我到了能讀能寫的時候，我就被送往修道院的附屬中學去，在那裡的學生宿舍過了八年的時光。當時因爲我沒有零用錢，便常常受到同學們的奚落，過着淒慘的孤獨生活。當我領得了兩個榮譽的獎賞時，在領獎典禮席上，不來參列的家長只有我那雙親。我走到講壇上領獎時，突然抱住了老師大聲地哭了起來。

當我以自己詛咒人生的罪去向神父懺悔時，他教給我一句主的話：『能悲傷者始能得幸福。』從那次以後，我開始在祈禱裡過日子，心裡燃起了熱烈的信仰。

接着父親把我送到巴黎馬勒區王黨派的魯比特所主辦的高等學校去。唸完了這個學校的課程，他就讓我繼

續住在魯比特的身邊，從那裡去上大學的法學系。在這期間，父親不但一個零錢不給，連我去大學的路上，也派人跟着。想來，即令是一個姑娘也不至於受到這麼細心的保護吧？慾望被抑制的痛苦和乏味的窮困生活，驅使我只管朝向學問的世界鑽研，使我變成一個只懂得鑽牛角尖的書獃子。雖然在肉體上還不知道青春的歡喜，在精神上却已異常老成了。

回到特烏的我，被關進四樓的一個緊靠屋頂的小房間。說到內衣和衣服，只有我搬進宿舍時帶去和在巴黎時穿的原有幾件罷了。有一次我急忙跑過去替母親撿起掉落的手帕，她也只是像對待佣人似的冷冰冰的說了一句：「謝謝」。

母親是一個瘦而高的女人，也是個喜歡跟人玩賭的自私者。她目中無人的態度，是從李斯特美爾侯爵家同她的嫁粧一起帶過來的。同一般冷酷的女人一樣，她對於擊諷刺的話去刺痛別人這一回事，好像特別感到快樂

似的。

x x x

聯合軍終於在三月三十日開進了巴黎，拿破崙被迫退位。特靠聯合軍的力量，路易十八即了位，重施王政。因為貴族的特權重獲公認，波旁王室的安格勒姆公，爲了要赴巴黎會見路易十八，從玻多出發。途上，他到處受到舊勢力的狂熱歡迎。

特烏勒奴州因迎接他們的正統王子而整個沸騰了，家家戶戶窗門懸掛着旗子，市民穿着漂亮的衣裳，並且舉行盛大的慶祝舞會。

屬於王黨派的我家，當然也要派出一個人參加慶祝舞會，但是恰巧我父親和哥哥都外居巴黎不在家，便由我出席了。從來不受重視的我，這一下，忽然被當作一個成人看待，還特地爲我裁剪了一套燕尾禮服。我受寵若驚，不知如何是好。

生來第一次穿上了有胸飾的襯衫、父親的背格、絹

絲襪子和新的舞鞋，我真不敢相信這就是我自己。

慶祝舞會在幾乎令人窒息的狂熱氣氛中進行着。我因熱暑而覺得有些苦悶，而且被這生來第一次參加的正式祝賀宴席上的燈火、紅色的垂帷、金色的裝飾、衣裳和鑽石等，搞得眼花撩亂。因此，獨個兒悄悄地坐在角隅的一條長椅上。

忽然有一個婦人，如歸巢的小鳥一般，輕輕地在我的旁邊坐下。很快地，我感受到一陣芳香，被那豐美的肩膀迷住了。她那閃着光輝的肌膚的柔滑曲線，和從襲衣裡若隱若現地露出的溫暖的豐滿胸部，使我的腦筋有點變樣了。確定了誰也不在看我，我就像一個跳進母親懷裡的孩子那樣，突然抓住她的肩膀接了個吻。她驚叫了一聲，可是她的驚叫隨即被音樂的聲音淹沒了。

「你幹什麼！」

她回過頭來，用一種清高而憤怒的眼睛看着我。我好像一塊石頭似的站立在那裡，眼裡流出了悔悛的淚水。

。她像個女王似的回轉身子，走了出去。

從那晚上，我整個兒變了。新的靈魂，終於頂破了幼蟲的殼子。我一點兒也不知道戀愛，却突然墜入愛網了。

過了四、五天，母親看到我既不唸書，也對她的威壓的眼光漠不關心，老是鬱鬱不樂，便以為我是因為用功過度損毀了身體，開始掛慮起來。她設法讓我住到安道河岸一位熟悉的朋友的別墅去靜養一段時間。

有一個早上，我徒步出發。中途，當我看到安道河的幽谷和兩旁山丘上的花園時，我直覺到，那位稱得上女性之花的女人，如果是住在世上的什麼地方的話，那麼，該就是這兒了。那幽谷和丘陵的風景是那樣的美，萬花是開得那麼鮮艷。

我跟着住在那丘陵半山處的人，走到目的地以後，立即去找我的朋友謝塞氏。他住的地方叫做克羅修格多公館，是莫爾梭夫伯爵的住所。伯爵六年前時候，投身

在反對拿破崙革命政府的亡命貴族軍中，因為打敗戰，便在國外過了十二年淒慘的亡命生活，這一次才獲許回歸故里來。夫人也是當地望族魯儂克爾公爵的獨生女。

黃昏時候，謝塞氏領我去訪問莫爾梭夫家。謝塞氏安排這次的訪問，是爲了要讓我探明那個迷住我的美肩貴婦，是不是伯爵夫人。

「請進來。」

聽到這金鈴一般的聲音，我就確信這一定是她了。來到會客室門口應接的夫人的眼光，閃電般的和我的眼光相碰了。尷尬得說不出話來的夫人，坐回原先的刺綉台前，半晌連頭也抬不起來。當我的朋友替我介紹的時候，她的眼光表現出一股冷冰冰的嚴肅，可是當她看到我膽怯地浮着眼淚時，隨即露出同情而溫柔的臉色。不一會兒，伯爵同兩個孩子從外面回來了，她就離席走開了。

伯爵雖然剛過四十六歲，却顯得將近六十歲那麼蒼

老，頭額已經光禿了；他的臉，令人想起鼻頭紅紅的白狼。兩個孩子——哥哥傑克和妹妹瑪德勒妮，均繼承了父親的體質，看去很瘦弱的樣子。

伯爵好像在高興着有我這樣的客人——因為他知道了我的父親是個王黨派，往昔曾經爲了君主，在暗中擔負過重大的任務。我想讓他喜歡我，便很熱心的傾聽他的每一句話，迎合他的意思，他也都信以爲真，整個兒樂開了。我們應邀吃了晚飯才回家。那天晚上，我陶醉在幸福裡，通宵連一覺也沒有睡。

第二天早上，我馬上到克羅修格多附近徘徊，對正在巡視農園的伯爵，打了個招呼。他很熱誠的歡迎我，一塊兒去繞農園，他還得意地向我說明他經營農場的情況。

他毫無保留地喜歡我了，從此，對於幾乎天天來訪的我，表示衷心的歡迎。

可是，當我和他混熟了，立即發現這個人有一種暴

君似的頑固和任性、蠻不講理的、動不動就發脾氣的性質，而感到害怕。一會兒不停地亂罵，狂亂地發作一頓，一會兒絕望地抽泣。伯爵不止對夫人這樣，連對我也開始這樣了。我和夫人，通過這種共同的痛苦之後，便在不知不覺中，逐漸開始互投會心的眼神了。

尤其是自從我陪伯爵下棋的時候，能適當地輸或贏，而讓他感到快活以來，夫人會默默投來感謝的眼光和表示融洽的親切態度。

那一天，從晚飯後的散步時間起，伯爵的身體就不舒服，情緒頗為惡劣。散步回來，我又作了他下棋對手，當形勢好轉時，他就像瘋子一般發笑了。他這種變化，唐突得令我不安。後來，一個偶然的棋步變成了致命的失策，伯爵的臉色驟然大變，眼睛失去了安靜，等到敗勢已定，便憤然站起，把棋盤扔向我，怨怒和詛咒的話語，像潰堤的河水衝出了他的口。

「請你到院子裡一下好嗎？」夫人悄悄地說道。

我若無其事地離開座位，便走到假山那邊去等候夫人。伯爵的房間，繼續傳來了吵鬧和呻吟的聲音，但不一會兒，夫人的影子便出現在夜晚的院子裡了。

「伯爵已經好好兒在休息了。請看在我的情面上，原諒他吧！他並不是有什麼惡意，是亡命的勞苦生活，使他變成這樣的。到了明天，他自己也完全不知道他究竟說過什麼呢！」

「妳最好不要這樣袒護伯爵。如果是爲了妳，我是犧牲了性命也在所不辭，但是伯爵……。」

「不，請不要再說下去。」夫人阻住我：「不過，爲什麼像你這樣柔順的人，會來到我們這裡呢？莫不是上帝伸出救援的手來呢。」

因爲我正想把上一次的污點洗刷掉，便毅然抓住了這個機會。

「老實說，我想洗清過去的那個記憶……。」

「請你不要說！」她有力地說道，把手擋在我的唇

上，忽而又放開。「我明白你想說的是什麼！那樣羞辱的事對我真是空前絕後的呢！」

「不，請讓我說下去。」

我說那次舞會上的狂亂，是自己在以前的孤獨生活時，連想也想不到的一種突然的衝動。而且也像是生命之奔流的愛的眩惑。夫人微抖着聽我的講述，不久，便害怕似地遮斷了我的話：

「你還是一個孩子，以前的事我會原諒你，不過那是最後的一次了。我一直以為你是衷心的好意哩……其實如果作為一個真正的朋友，那是求之不得的。」

「我不會讓你感到困惱了。就是說，我會自己擔負起痛苦的。我不再有什麼野心，只望把生命獻給你，變成一個你所理想的人。」

然後我在她手上接了一個又一個的吻。

× × ×

王政復辟的結果，夫人的父親被任命為貴族院的參

議，再度獲允在宮廷服務了。伯爵官拜少將，並可獲得四千法郎的年薪，要不是夫人的勸止，還可以擔任近衛軍的指揮官呢！

如今，我已成了克羅修格多公館的常客，受着如同家族之一員的款待。夫人以奶媽一樣的心情待我。我的愛，雖然在她的面前像天使那般純潔，可是一旦離開了她，却像一塊灼熱的鐵，燒得焦爛。

不過，我也就這樣地過了幾個禮拜的幸福日子。

不久，收穫葡萄的季節來臨了，這一帶便籠罩着熱鬧的氣氛。除了伯爵，我們大家都去摘葡萄。我跟孩子們戲耍，競賽着摘取葡萄。夫人的笑聲裡，洋溢着從體內發出來的青春氣息。她表現得從未有過的親熱；在歸途上，甚至大膽地拿起了我的手，向我耳語道：

「自從你來了以後，幸福的事兒便接踵而至。真的，請你永遠不要離開了我。」

可是幸福的日子，並沒有繼續很久。那一天，我吃

過了早飯，便到克羅修格多的花園裡摘花。忽然，從公館那邊傳來了伯爵的叫聲。我飛也似地跑進了接客室，但見伯爵瘋子似的叫嚷着，夫人的臉色青白異常。原來是根據夫人的意見而改造的農場小屋的費用意外地增加，而引起伯爵發脾氣。伯爵臭罵了一頓，並說出會因為妻子而破產的惡毒的話以後，又說道：

「可不是嗎？費利克斯。這個女人好像很嫌厭我！她掙走我所有的幸福，對待我就像對待你一般。這樣子，表面上又裝得如同是我的太太，嫌厭我，憎恨我，逼我發瘋，自己却又不履行妻子的義務，裝得像聖女一樣的。呸！」

「你！哎喲，真是——真是——」

夫人尖叫了一聲，隨即軟癱了一般，從椅子滑到地上，昏了過去。

伯爵只是發呆地望着，我只好抱起了夫人，把她抬到我從未曾跨進過的她的寢室。和衣躺在床上的夫人，

慢慢地清醒過來；她的手仍由我握住，陷入絕望的沉默裡。

過了幾天，雙親要我回去巴黎了。出發的前天，夫人帶着似有不可告人的苦惱，寂寞地向我微笑道：

「我們終於要分手了，費利克斯。我真願意跟你去——即使只是我的心。我多麼誠懇的希望你能為一位幸福的、完美的、受人尊敬的人物啊！你實在是我的現實的夢。此後，你會去各處沙龍，交際到許多女人吧？但可不要忘了我啊！」

「妳還不知道我的心事嗎？除了妳，我不會理睬別的任何一個女人。因為妳就是我的神、光明和一切。」

她哀怨地嘆了一口氣，一霎那間，用一種燃燒似的眼光凝視着我。

x x x

兩年的歲月流逝了。如今，我已成為一個幸運地辱承皇上的恩寵，而有着燦爛前途的人了。

回到巴黎的我，承莫爾梭夫伯爵夫人的從旁推薦，由她父親魯農克爾提拔了。不久，當那次「三月事件」發生，拿破崙逃出了厄爾巴島，佔據了路易十八世所遺棄的皇宮時，公爵便帶我到在國外避難的皇上身邊做事。在那兒，我的工作態度，幸而使皇上很滿意。並且，我很圓滿地達成了做一個密使潛入國內的大任務，結果，便有那一回華汰羅會戰，拿破崙逃亡了，波爾旁王室又復興了。

我以僅二十四歲的年青歲數，就被任命爲參事院參事官，在皇上身旁做事，並管理某一項秘密的職務。

我的双親對於我這意外的升進，感到了驚訝。他們現在却以有着這樣的兒子爲榮了。可是對於這種起因於利害關係的愛情，我的心毫不受感動。我的哥哥也不但不再輕視我，而且還表示很親熱，可是他內心却深藏着嫉妬之意。

如今，我雖然是活躍在社交界中心的人物，可是我

的心，從未曾被莫爾梭夫夫人以外的女人吸引過。我毫不間懈地寫信給親愛的安利葉，從她那裡，也每個月一定有一次或兩次的回信。

我對她的這份一往情深的戀情，不知道是否公爵告訴了皇上，有一天，皇上取笑了我一番之後，賜給了我休假。

我立即像燕子一般，飛到克羅修格多去。

一直被認爲還是個孩子的青年，如今却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似的，風度翩翩，瀟灑大方的出現了。夫人一見到我，她臉上所浮現的不是歡喜的神色，而是一種驚訝。她很快地把頭低下去，當她再抬起臉來時，臉色已經完全變得蒼白了。

「呀！還是沒有忘掉這個老朋友。」伯爵高興的歡迎我。

這時候，夫人在家人面前把我拉到花園內的草地上，到了沒有人可以聽見我們談話聲音的地方，才說道：